

寂寞的书

侯德云 著

作家出版社

寂寞的書

侯德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的书 / 侯德云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63-7324-1

I. ①寂… II. ①侯…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553号

寂寞的书

作 者: 侯德云

责任编辑: 徐 乐

装帧设计: 牡丹平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2 千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24-1

定 价: 3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侯德云

一九六六年四月出生。读书人、品书人、作家，著有小说、散文随笔集十二部，现居辽东半岛。

目 录

- 1 我和书（代序）\侯德云

卷一 耘堂随笔

- 9 纯粹的文学和作家
17 文学与世俗
25 我读我思
35 关于评论，我能说什么？
38 评论家，说点家常话好吗？
43 评论家是需要同情的
46 不读小说是对的
50 “文学死了”，谁会在乎？
54 “大文学”中的微型小说
58 老年文章
61 平淡的文章
64 耐读的书
67 寂寞的书
70 爱书人说
73 散文之“道”
76 文章之“雅”
79 文章的“耳感”
82 二米饭
85 三节棍

- 92 德云说话
105 写序这件事
108 《花妖》自序
111 一走再走
114 消失的复州
124 海神娘娘
130 月光下的信仰
148 跳大神

卷二 读来读去

- 157 2011·读书日记
175 “性灵”笔记
184 扯淡与“严肃的扯淡”
189 老板的白日梦
195 《朗读者》的三张面孔
199 周作人和《游山日记》
202 伍尔芙谈散文
205 “不言之妙”
208 “言外之意”
212 库普林告诉我
215 寻找阿索林
218 孙犁二题
222 随笔小说？
225 《包法利夫人》的两种译本
229 原来“是这样的”
232 读《大连文化散论》

- 238 再看一眼《好大雪》
242 闲中着色，看他《击木而歌》
247 一段一段说老汤

卷三 艺苑走眼

- 255 家常词话
261 狗镇的“格蕾丝定律”
266 打开电视看电影
274 达人胡崇炜
279 作为艺术的摄影
284 阎翰的方式
287 半痴半黠顾恺之
293 顾恺之的师承
296 关维兴，一个“亲密的朋友”
305 赵喜海的乡村秋色

309 后 记

我和书

(代序)

侯德云

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成为一个读书人，连自己都觉得奇怪。是不是命运的神搞错了？

父亲不识字，母亲也不识字。小时候，家里除了糊墙的报纸，再就找不到带字的纸了。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的。长大成人，偶尔，会天真地想，我要是生在一个书香门第，那该多好啊。念头一起，赶紧打住。别想了吧，命运这东西，由不得自己。

我说自己是读书人，不是指我读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之类。严格说，在课堂上，也得读书。但这种读书是“必须”的，而不是自愿的。我固执地以为，能自愿去读书、能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才是纯粹的读书人。

把读书当成生活方式，意思是，不读不行，不读难受。不吃饭不喝水会死人的，不读书，不会死人，但就是难受，极端一点的，会感到生不如死。到了这般境界，才敢说自己是读书人。

这样说来，我的读书生涯，还是应该从儿童时代算起。家里没有书，拿什么来读呢？不怕，全国人民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也可以呀。手段很低端，跟小顽童们一起捡破烂，此外还养兔、钓鱼，卖了钱，买书。先是买小人书，《沸腾的群山》之类。年龄渐长，识字渐多，开始买“大书”。我读的第一本大书，是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在新金县第一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皮口镇的小图书馆里办

了一张借书证，欣喜若狂。早春，融雪的季节，往图书馆去，一路飞奔，雪水四溅，行人纷纷躲避，同时用愤愤的眼光看我。这一幕，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总也抹不掉。从那个小图书馆里，我读到不少冰心的作品，《繁星》《春水》什么的，还舞舞乍乍的，开始写诗。

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课外阅读上了。功课马马虎虎。老师都无奈，说：“唉，对这个学生，不能用考试成绩来衡量。”

那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是文学书籍。也读哲学，读得稀里糊涂。还是觉得文学好，读几眼，就掉进去了。为读书，彻夜不眠的经历，是常有的。没办法，放不下。手放下了，心里也放不下。

不过真正尽兴地读书，还是在参加工作之后。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一方面，是有了工资，也就是有了买书的钱。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心态一下子放松了。不再考试了嘛。多好。工作之余，想读书，尽管去读好了。

工作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要问，这二十多年里，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还真说不上来。鸡零狗碎，不值得去说嘛。要问，这二十多年里，我读了多少书，也说不上来。只是一直在读，究竟多少，不知道。

但我铭记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周作人、汪曾祺、史铁生、刘恒、阿城和阿成等等。是这一连串的名字，当然也包括一连串拗口的外国作家的名字，把我也扶持成了一个“作家”。

当然，这一时期的阅读，范围扩大了许多。除了文学和哲学，还有史学类、艺术类，甚至建筑类，以及不好分类的杂七杂八的书，感兴趣的，都读。像鲁迅所说，“随便翻翻”的，自然不在少数。精读的也有。精读的意思是，把一本硬挣挣的书，读到软绵绵的程度，甚至封面破了，封底破了，内页也散落了，需要小心用胶水粘上。“读书破万卷”，对这个“破”字，我还是稍有体会的。也许有人会纳

闷，“破”的意思，可以按字面来理解吗？我觉得未尝不可。把一本书读破，自然就是读得深读得透。不过，“万卷”似乎要求高了些。我读了这么多年，也不过破了十卷到二十卷。大概就这些吧。再多，就是虚夸了。而我读破的第一本书，就是前面提到的《金光大道》。作者浩然，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别人怎么说他，是别人的事，我不说。我不忍心对他说三道四。

最近几年，我最感兴趣的书，是史学。特别是晚清史。“海外中国学”中，关于晚清的著作，尤其值得一读。不读晚清史，不足以深刻了解当代中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啰唆了。

读书，也不能为读而读。哪怕你不抱有丝毫功利心，也总得有点收获才好。就像养花，不能为养而养，总得开出几朵鲜艳或淡雅的花朵，才觉得够味。

那么，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

想想，还是用古人的一段话来解答吧。晚明的袁中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学则眼开，眼开则不受瞒，可以应世，可以济世，可以出世。”

说得好。古人就是有这般本领，能把很纠葛的问题，用简短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实在让人佩服。

强调一句，文中的“学”字，不是指在课堂上学数理化。数理化很重要，但袁中郎的时代，对此不甚了了，也就犯不上说它。这个“学”，还是指读书，也包括跟有见识人的交往、攀谈。其实读书，也是一种跟有见识的人交往、攀谈的方式。

“不受瞒”，是读书的第一大好处。这世上的假象太多，不被假象所迷惑，不把假象当真相，唯一的出路，是多读书。书读得多，目光就会深邃，就会把假象一眼洞穿。

“应世”，怎么理解呢？顺应吧。在时代的潮流面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济世”好理解，不过是“修身齐家平天下”

“立德立功立言”的翻版。但不能刻意而为。什么事，一刻意，麻烦就来了，就有得意和失意之别了。我的意见，能济，需要咱去济，就济一下，对己对人，都有好处。不能济，不需要咱去济，就算了，别像屈原那样，整天骂娘，有辱斯文呀。“出世”也好理解。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出世，总是有点消极。我不这样想。遇到一个非理性的时代，比如“史无前例”的什么什么时代，出世，才是最好的选择。问题是，不读书、没有见识的人，你让他出，他还找不到出路呢。

还可以补充一点，读书，可以让一个人身上少一些俗气。世俗生活是美好的，我不反对。但一个人身上的俗气太多，就不是什么好事。此病只有读书可治。一个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儒雅起来，那可是大难题，是一生都解决不了的大难题，还不如让他上吊更容易些。

读书，不是用目光在书上一扫，就完事大吉。不是这样。读书也有个会不会的问题。周作人说：“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真是行家之言。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思考，要懂得品味。有思考懂品味，才会有收获，这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

读书不可生吞活剥，满脑子都是别人的思想，那不成，不小心会把自己变成书呆子。一个人变成什么都成，变成蝴蝶可以，变成鱼虾也可以，就是不能变成呆子。

汪曾祺曾经感叹：“人总要待在一种什么东西里边，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实证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这是肺腑之言。

就我本人来说，觉得这么多年，待在书里，挺好的一件事。不小心成为“作家”，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即便不写作，书还得照样读下去。不是矫情，是掏心窝子的话。

我也不指望人人都去博览群书，都成为学者模样的人。那不可能。当下的人，一个个都挺忙，忙得昏头昏脑。我只是想，忙里偷

闲，能拿起一本书，随便翻翻，也是好的。总比打麻将要好些，你说是不是？

我心里藏着一句话，一直不舍得告诉别人。现在坦白了吧：人间有一种只赚不赔的“买卖”，就是读书。

「好呀，這可是個絕佳的機會，所以快點去，快將地圖，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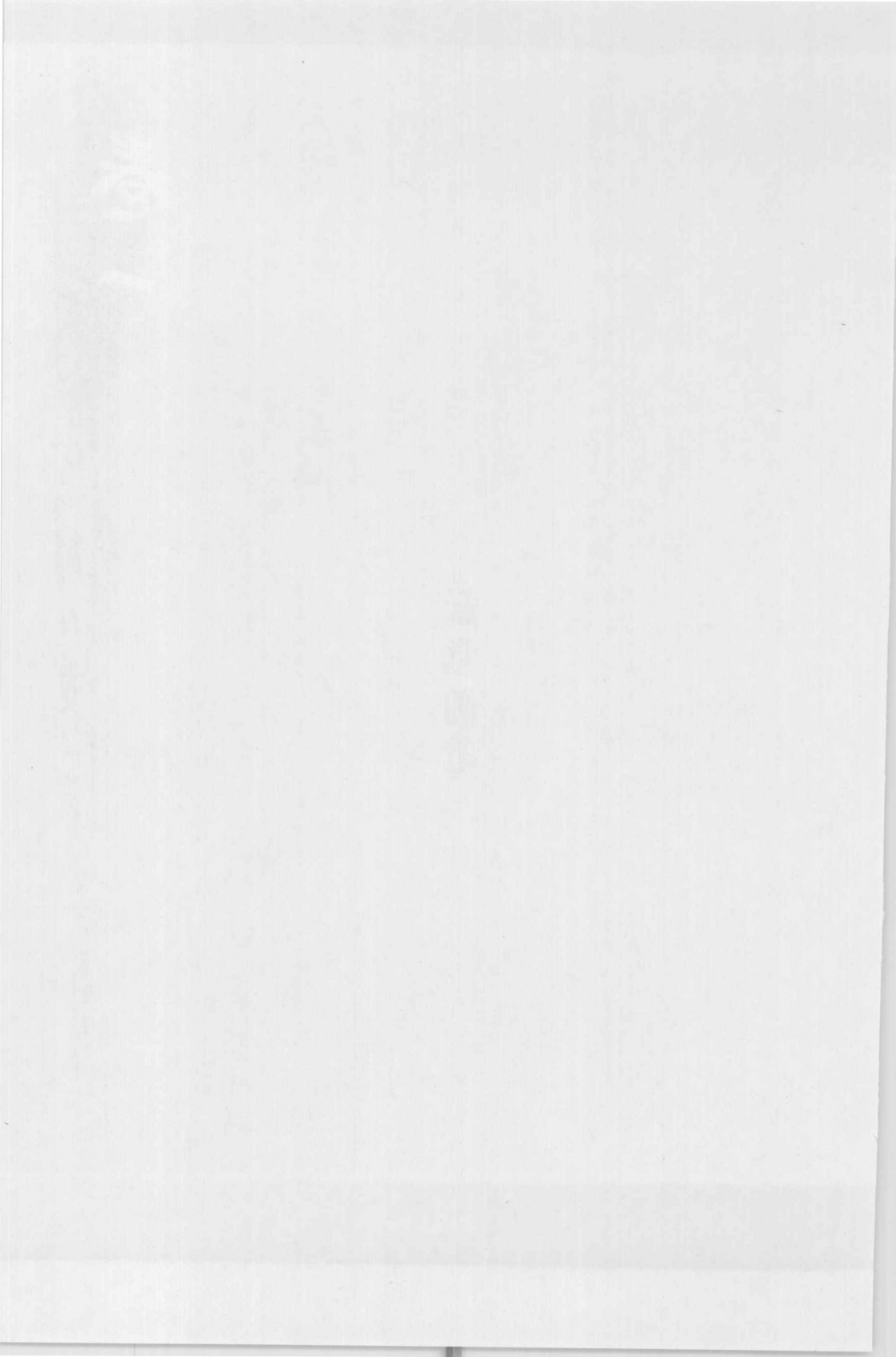
「還有……」

「加人，還有什麼呢？」人眼裡，似乎會不意，「這是一項驚天動地」

「神祕島」，「這是一項驚天動地」

卷一

耘堂随笔



纯粹的文学和作家

题 解

原先拟定的标题，前面还有一句“在精神的层面上”，觉得啰唆，也觉得拧巴，删掉了。在我看来，“纯粹”二字，跟文学、跟作家相连，就是精神层面的概念。换句话，也可以说，我谈论的是理想化的文学和真正的作家，以及他们之间的有机关系。

再说句题外话，我是一个不大擅长“搞”评论的人，不善于也不喜欢搭设理论框架，或者去构建什么理论体系。我只是一个闲人，沿田间小路随便走走，把沿途看到的风景，用家常语式，随意点评一番。如果有人说这不是评论，我也不想反驳。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作家就是喜欢待在文学里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作家的概念一直不是很清楚。《现代汉语词典》上说，作家是“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好像很清楚，严格说还是让人犯糊涂。“有成就”，怎么衡量呢？写过多少文章或者发表过多少文章，才算“有成就”呢？

阿城的小说《棋王》里边有个棋呆子叫王一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待在棋里舒服。”

就是这段话，一下子驱散了我的疑惑。比照而言，作家是什么？不就是喜欢待在文学里的人吗？而且，待在里面，通过表达，而感觉